

華裔
音 樂 大 明 星 馬 友 友

● 蔣 茵

天資聰穎用心用功

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是世界級大提琴家馬友友風光的日子！

紐約曼哈頓東四十六街的街道名牌掛上「馬友友」的大名，暫時改為「馬友友路」，紐約州長還訂這一天為「馬友友日」，以表揚他在音樂上的卓越成就。

根據往例，以人名為街道名，通常是對已逝者的肯定，由於馬友友不屬此類，因此「馬友友路」只是暫時的街牌。

當天，馬友友神采奕奕地出現在東四十六街，為寫有「YO-YOMA WAY」的街牌揭幕，他隨後幽默地表示，「現在起，這條街道是屬於我的，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在此停車了！」逗得圍觀群眾哈哈大笑。

旅美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被視為當

代青年大提琴家中的翹楚。

他十一度獲得葛萊美獎殊榮，更是世界各地一流音樂會亟欲邀請的對象。

馬友友的天資聰穎、指掌寬厚，又肯

用功，不僅在古典音樂的範疇獨領風騷，更跨足爵士樂、民族音樂、舞樂等各種音樂領域。他還曾創下許多大提琴的新紀錄：如使用大提琴挑戰高難度的克萊斯勒、帕格尼尼小提琴樂曲、與日本歌舞伎巨星阪東玉三郎合作演出，以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為現代舞配樂，與流行歌手麥菲林合作灌錄專輯等。一九九八年與六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合作「馬友友的巴哈靈感」音樂電影，將巴哈的音樂賦予全新的意義。

此外，加拿大多倫多市還採用他的「音樂花園」構想改造城市，馬友友的魅力

可見一斑。

今（一九九九）年三月他應邀來台演奏與上課，就如同往常一樣，激起了非常熱烈的回響。

對於這位最具全球聲望的華裔音樂家，許多人好奇：究竟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馬友友？

音調準確絕不走調

馬友友的母親盧雅文在「我的兒子馬友友」這本書中，記下了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馬友友二歲多一點的時候，有一天媽媽聽見他在房裡「玩」琴。她悄悄進房間，楞了一下，實在不敢相信兒子竟能拉出如此動聽的音樂。

那天晚上等到丈夫回來。內心波濤洶湧的她急切地表示：「你說得對，我們的

兒子應該從事音樂，他有一把能唱歌的琴弓。」本來夫妻倆對是否把音樂當做友友教育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見，因為這條路出頭的人實在少之又少，盧雅文不願孩子受苦而反對，但是，現在結論似乎很清楚了。

友友的母親曾是歌劇演唱員，友友也繼承了她的表演才華，唱起歌來總是咬字清楚，音調準確、絕不會走調。

雅文納悶兩歲的兒子怎麼能掌握音準。小友友說：「媽媽，我也不懂耶。……」

家學淵源表現出色

馬友友祖籍浙江，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出生於法國巴黎。那時，他的父親馬孝駿博士和母親盧雅文已在巴黎生活了近二十年，而且已經有一位四歲的女兒馬友乘。

馬孝駿博士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

年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藝術科，是馬思聰、徐悲鴻的學生。馬孝駿與物理學家吳健雄、社會學家郭驥教授、藝術家孫多慈、李永剛（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戰學校、文化大學音樂系主任及

教授）、劉桂真（林棟夫人，林棟曾任輔仁大學教務長），等為同學好友。

馬友友出生的那一年，馬孝駿在巴黎音樂學院研習幼兒音樂學科，生活拮据。

馬孝駿一直有成立兒童樂園的心願，他替孩子編排樂譜，期望有天可以用自己琢磨出來的方法，教兒童學習音樂。

也許是家學淵源的緣故，他們的大女兒友乘在音樂方面表現出色，在爸爸教導之下能拉提琴又能彈鋼琴。

四歲的小友友潛意識裡不想和姐姐學一樣的樂器，父親後來安排他學大提琴。

很久以後，友友才對母親講真話：他要「大樂器」的真正理由是不想被姊姊比了下去，他認為姊姊拉小提琴比他好得多。

馬友友自小就生活在音樂世界中，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的古典音樂選段伴著他成長。

馬孝駿努力工作之餘，每天用心、耐心地教兒子，要求他有紀律地練習，因為紀律與成長是分不開的。他強調學習需按步就班、要精神集中、且不斷練習，而最重要的是要有紀律。

獨奏樂器中，大提琴可以說是最難的一種，窮十年苦練，未必能拉準練習曲。

馬孝駿竟用一般人認為很難的巴哈練習曲給孩子上課。因為他覺得友友天賦過人，只要每天學習兩小節，可以很容易就學完整首樂曲。友友上課時全神貫注，學習什麼都沒有困難。五歲時就能輕鬆地拉三首巴哈的組曲。

天才努力無一不可

馬友友五歲首次演出就演奏了一首巴哈組曲和保羅·巴澤萊一首作品的選段。友友拉琴將近一小時，結束時觀眾瘋狂鼓掌，大聲叫好。

不久，馬孝駿一家前往紐約。馬孝駿走遍這個多元、人文薈萃的大都市，最使他心心念念的便是卡內基音樂廳。他盼望來日可以見到兒子的名字出現在這座表演藝術家心目中的聖地。

那天晚上他告訴太太：「我想我們回巴黎前，孩子應該在這裏開個演奏會。我弟弟的朋友提議可以去見附近一個天主教堂的神父，他們能免費提供場地。」

結果，友友跟友乘開了場非常精彩的演奏會，約有二百聽眾出席。這場演奏會帶來了意外的收穫：馬孝駿受邀出任曼哈頓區一所私立小學的音樂總監，協助學校

成立兒童樂團。馬家興高采烈地離開法國，到既豐富又複雜的紐約市展開新生活。

他們到了紐約不久，馬友友便為布達

佩斯絃樂四重奏樂隊的亞歷山大·施奈德演奏。他聚精會神，舉止從容，琴音美妙，施奈德又驚又喜自己遇見了一位天才。

一曲終了，施奈德禁不住問馬孝駿：

「帕布羅·卡薩爾斯聽過他拉琴嗎？」

隨即，友友跟這位受人景仰的大提琴

家見面，就在卡薩爾斯當時下榻旅館的私人音樂室內「試音」。卡薩爾斯聽得入迷

，他瞥見身旁桌上有一封最近收到的信。

信裏說雷納德·伯恩斯坦將主持一個電視節目，為華盛頓文化中心籌款活動揭開序幕。他打算問伯恩斯坦能否讓友友在節目中亮相。卡薩爾斯簡直無法相信七歲的孩子能演奏如此美好的音樂，他對馬孝駿語重心長地說：「你不能限制這個孩子，你要隨他去！」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友友獲邀在華盛頓國家兵工廠舉行的慈善音樂會上演出，在美國總統甘迺迪伉儷面前表演。友友七歲，為他鋼琴伴奏的友乘也只有十一歲。姐弟倆演奏出色，獲得如雷掌聲。

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刊載了樂評，對友友的演奏熱烈讚賞，他小小的心靈大受鼓舞。

對馬孝駿夫婦來說，撫育天才兒童是件既欣喜又有壓力的事。但他們深信：命運之神已經為友友挑選了一條路，而他們會盡力協助。馬孝駿知道，過去有許多音樂神童都因為演出太多而斷送了音樂前途，這點他必須引以為戒。

因材施教擇善固執

他身為友友的「老師」，得擇善固執，繼續採用自己的教學原則，那就是循序漸進，直至技巧成為學生的第二天性。他的原則是：限制友友的演奏次數，讓他有較多時間磨練自己。

回憶童年學琴的經過，馬友友說：「父親教小孩拉琴很有一套。他知道小孩子不容易專心，或者說專心的時間很短。因此，他特別把握小孩子專心的那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他說，父親每天只要他練琴十五分鐘，但必須集中精神，全心全意。這種訓練方式讓他受用不盡。直至今日，他仍認為：練琴時間在精不在多，逗孩子練琴絕不

可能練好，只有在練習者有意願要練，而且也全神貫注練琴時，才可能有好成績。

馬友友逐漸長大，同儕的壓力越來越大，他急著想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不想當「異類」。念五年級時，友友開始抗拒父親管教。

十五歲那年的馬友友也像一般青少年一樣，進入叛逆、不安、胡鬧的年代。他承認：「我那時很瘋！」由於學校安排馬友友念速成班，他十五歲就中學畢業，到茱莉亞音樂學院深造。他受教於羅斯門下，羅斯教授說他的技巧已經無懈可擊：「他很小就已經很傑出，聽他的演奏我都感動得直想落淚。」

那時，馬友友認識了一個學長，這個學長喜歡喝酒，也拉友友跟他的朋友一起玩。直到有一次他喝醉酒被送到醫院急診室，家裡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天晚上，盧雅文告訴丈夫友友醉酒來龍去脈。她建議先生不要處罰孩子：「你罰他的話，情況可能更糟糕。」如果能溫和地處理，孩子可能會改過來。馬孝駿覺得太太的話很有道理，心平氣和地跟友友講道理。「友友，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樂團排練很需要你。你沒來，整個

樂團都受到影響。」

「也許我吃飯的時候喝點酒，給你立了壞榜樣，」他繼續說，「現在開始，我不喝酒了。」

冷靜的處理手法果然對馬友友產生了預期效果。

也許是技巧到了巔峰無法再突破，也許是需要更多的人文內涵來充實自己，友友在十六歲那年由茱莉亞音樂學院轉到姐姐就讀的哈佛大學念人類學。

「其實，我只是怕被音樂學院開除，以後沒飯吃，所以念念大學，以後還有機會做別的。」馬友友不改幽默的本性。

對中國文化的堅持

茱麗亞音樂學院與哈佛大學的教育有何不同？馬友友指出，專業訓練當然好，可以達到好的技巧，但音樂是什麼？它必須與社會、人產生關連，「有時和專家、專業團體講太多，可能愈看愈窄。」在音樂會中演奏，不是演給專家聽，而是為一般人，因此要知道他們的需要，可能是音樂的安慰，也可能是其他。而音樂家得對歷史、文化等有相當的認識，才能相輔相成，音樂才能更深入豐富。

而他始終對歷史抱著濃厚的興趣。

我很喜歡歷史，我覺得那是一面鏡子。而且，因為我自己是中國人，卻又從未在中國的土地生長、生活，因此我對人、對生活有很深的好奇，讀人類學可以滿足我在這方面的需求。」馬友友認為人要看得深，才能看得越來越廣：「如果我每天只拉大提琴，我的世界就會變得很小。然而這個時代是很好的時機，可以讓我們學習很多豐富而不同的東西。」

他強調，音樂是一種語言，可以認識自己與別人的內心。學音樂無論是專業或業餘，最重要是認識人的價值，藉著聲音傳達生活中的愛或各種需求，表達內心才是主要，技巧則是為了如此的認識而服務，畢竟「音樂是感情的語言」。

馬友友從哈佛人類學系融會的音樂觀，幫助他創出有容乃大的音樂詮釋方式，這種將世界民族文化融為己身能量的功力，讓他在音樂界聲望直上。他擅長發揮對不同文化的敏感觸覺，拿捏音樂作品中多層次的複雜性格；演奏出的音色，較他人鮮活而多樣，展現音樂的感情與內涵。他常說：「我喜歡透過音樂，用腦子與技巧，與人溝通。」

謙沖儒雅幽默風趣

難怪有許多人說：放眼國際音樂界，馬友友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音樂家。他文質彬彬、幽默風趣；有中國人的謙沖儒雅，有美國人的樂觀開放，也有法國人的浪漫敏銳。

馬友友自認尤其「幸運」的是，他來自中國家庭。父親嚴格的生活教育，使他在遠離中國社會這麼久的日子，還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

小時候，馬家兒女被規定在家一定要說中文，吃飯時要叫得出菜的中文名稱才能動筷子；寫信要寫中文才回信；自小也要學習書法，每天寫日記，因此友友雖然沒有長時間生活在中國人的土地，國語卻說得相當不錯。「先當人，再當音樂家。我的孩子不一定成為音樂家，但是必須是有教養的人。」馬孝駿常如此告知兒女。

「一個人，如果連自己國家的語言都不懂，會被別人瞧不起的。」馬孝駿又說：「所以，跟我講話，要用中文。寫信給我，也要用方方正正的中國字。」

在爸爸嚴格的督導下，儘管四周都是外國人，他們姊弟的國語仍能朗朗上口。

只不過，馬友友的中文寫得比較吃力，常常有錯別字。

在哈佛念書時，馬友友也接觸了許多中國古籍，像《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等，都是他喜歡的。曾有人問他最喜歡《紅樓夢》裡的那位人物？他回答說「賈寶玉，因為他有很多女朋友！」說罷就大笑起來。

馬友友說，父親生於一九一一年，雖然住在法國多年，但所堅持的中華文化給他極深的影響。馬友友回憶：「父親的時代與我們不同，他是經過戰爭、逃難的，許多事後來他不願再提，我二十歲時問父親二十歲時是怎麼樣的，他不肯說。……」

「綜合氣質」出類拔萃

馬友友說，世界有這麼多人種，這麼多語言，今天他可以以中文和中國人交談，了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可以以法文和法國人談話，知道法國的歷史背景，其中蘊藏著樂趣無限。

或許是這樣的背景，使他在國際樂壇中能因優異多元的「綜合氣質」而與眾不同，再加上天分和努力，成為罕見的、不

參加任何世界音樂大賽就揚名世界樂壇的音樂家。

十六歲那年，馬友友在一個音樂夏令營中結識了長他兩歲的美國女孩吉兒·洪娜。經過七年的愛情長跑，在他二十三歲的那年結婚。

多次採訪馬友友的台北公共電視台新聞部經理侯惠芳為文指出，馬友友結婚未滿十週年時，曾半開玩笑地說：「老了！我和吉兒現在已不必說，看一眼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了。」他笑說與吉兒通電話，彼此只需「嘆氣」就好了。

吉兒曾在德國念書，也一度在哈佛任教，前後生下尼可拉斯和愛彌麗之後，就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工作。一個真實的笑話是：由於馬友友經年在外巡迴演出，太常帶著孩子們到機場接機、送機。「有一陣子，孩子們還以為我在機場上班哩！」馬友友十分感念太太母兼父職，他說：「真難為她了！」

雖然馬友友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及妻子，他對吉兒的感情卻是浪漫而含蓄的。有一次馬友友應國際巨星音樂節邀請來台，在台北國家音樂廳練琴時，工作人員赫然發現他用來裝珍貴古琴的白色琴盒內，上蓋

貼滿了與妻子鵝鵝情深的照片，琴盒內更藏有一隻愛妻的舊絲襪，說是「用來擦琴的」，夫妻深情不言可喻。

馬友友表示自己對正處青少年叛逆時期的兒女十分擔心，贊成讓各是十五歲、十三歲的子女自然發展興趣，但他也會像一般父母一樣，擔心孩子將來的謀生問題；另外，馬友友也坦承，自己在青少年時期總覺得父母親想法不開通，其實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時的想法確實「非常古怪」。

馬友友也將父親給他的文化影響傳與自己的兩個孩子：「但我與孩子的溝通方式和我與父親不同，他們生在美國，你不能叫他去做什麼，而是坐下來大家討論，試著找出答案來。」至於對孩子學琴的看法，馬友友說，學音樂不是要得到什麼獎，而是鼓勵孩子發揮他們的所長。孩子若想學音樂，他覺得這時父母必須進一步去了解孩子的動機，「如果是為了出名，或獲得很多很多……那做別的事可能更好」。

「絲綢之路」文化傳承

今年三月訪台，馬友友吸引全台灣許

多看門道與看熱鬧者前來觀賞。演奏時，他的肢體動作豐富，拉著大提琴，帶領觀眾的情緒起舞，他不只用旋律傳達作曲者的思想，肢體動作也與樂曲融合，演奏到激動處，身體輕搖，演奏舞曲時，腳尖也隨著韻律跳動。連笑容都可以因不同情緒出現多種變化，陶醉處，微微閉目，露出如兔寶寶的牙齒，觀眾也忍不住跟著微笑起來。

馬友友於音樂會結束後走到廣場上向觀眾致意，他不斷地向大家表示自己的感動。他說：「這次來到台灣，看到台灣長足的進步，許多年輕人拉得好，用頭腦、也用心，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毫無巨星架子的馬友友，幽默是出了名的，臉部表情之多，就算在演藝圈也十分罕見。他很愛說笑，也很愛笑，質樸自然而不做作。他說：「生活已經這麼忙碌了，不笑怎麼辦？多笑才會愉快，才會忘掉煩惱。」

向來以「世界人」自居，把一個個夢想，藉著音樂推向每一個地球村的馬友友，格局與夢想既大且遠。馬友友透露，目前已經擬定一項大規模計畫，未來將致力於發揚中國音樂，並以此做為基礎，推動

中西音樂的交融。他以肯定的語氣說：「這是我未來十年的奮鬥與希望的目標。」他希望由威尼斯出發，以現代交通工具，循馬可波羅古道（也就是舊時「絲綢之路」），前往東方的日本。除了沿途與絲路各國的年輕音樂家交流，激盪出新世代音樂的新生命之外，馬友友也會採集各地民族音樂。而發揚中國音樂並促進中西融合，正是他「絲綢之路」的起步。

「中國的二胡、琵琶從哪裡來？西方小提琴、魯特琴從哪裡來？從東方到西方，西方到東方，這些都是互通的。」當年橫互於中國與西域之間的「絲綢之路」，促進了中西音樂交流，體現了馬友友的理想，因此他以此命名。

馬友友還有一個難忘的經驗，因為他看到雲門舞集的藝術方向，與他的絲綢之路有好多共通點。他興奮地說「確實太棒了」，他謙虛的表示，事實上很多旅外藝術家已經朝這幾個方向努力。

馬友友指出，這幾年一直在思考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由於他本人年歲漸長，加上子女在美國文化薰陶下長大，和當年他接受父親傳統儒家養成背景對比，馬友友頗有感觸，進而思考如何把優秀的傳統

文化流傳給後世。「絲綢之路」計畫不但是發揚傳統，且著重在融合的精神，他將根據華人民族樂器搭配西方樂器，譜寫二重奏、三重奏、協奏曲等不同形態的樂曲。他相信透過中西的融合，二十一世紀的音樂將有更豐富的面貌。

等到這趟「絲綢之路」完成，想必將出現影響下個世紀的經典作品。

好一個馬友友，加油！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